

四時病機 上

平山珍藏

四時病機

翻印必究

宣統元年江南醫學  
公會校正精繕石印

發行所上海文瑞樓書莊  
鑄記書棧

學自神農氏使岐伯嘗味草木與醫療病而經方本草之書由是咸出靈樞素問而下載  
籍實繁各有所主亦各有所偏洎仲景張氏出而經傳金匱論著傷寒按經辨證處劑立  
方誠如所謂有是病即有是方非是方不能起是病洵可獻諸軒后之廷而為靈經羽翼  
其於後之學者不啻闢盡荆榛有坦途已乃世之言醫者習於溫補則訾議河間狃於攻  
下則菲薄景岳要皆咫聞淺見一孔自矜而於張氏之書曾未探躋索隱安能確見滲氣  
所由來審察經脉所由受以處方施治毋惑乎醫理日晦而醫術日拙也吳門邵先生步  
青繼葉天士薛一瓢而起力學稽古循途守轍明辨傷寒四時變證專宗長沙恪守心法  
而於諸賢之說亦復博采兼收成四時病機十四卷溫毒病論一卷女科歌訣六卷說理  
淵深辨証精細聞張氏遺蘊以津逮後人故當其身手到病除蔚為良醫子若孫能讀其  
書繼繩勿替至曾孫杏泉名尤噪於大江以南今杏泉哲嗣少泉以少尉需次來皖亦能  
世其學敬奉遺編問序於余余聞北齊徐之才五世祖仲融以醫術顯孫子相承五傳至  
之才而益著步青先生以達少泉世數亦正符矣尚其善承家學以光先緒而永其傳勿  
俾之才專美於前也可

光緒四年歲次戊寅日長至長白裕祿書於皖江節署

邵少泉少尉刊其先世所遺醫論若干種乞敘於余余愧非知醫者然其言洞達覽之心

開目明三吳故多良醫儒者治經之暇日恒推究五運六氣之真發揮四聖之術故其業與六籍同精步青先生出一瓢居士門下著述垂世四傳至文學君杏泉復能通其繁變纂述成篇活人之功藉藉人口而少泉以一諸生來皖候官復世其學有所治輒應手愈大都醫有專家惟讀書好古者足以洞明陰陽正變扶植性命俾民無夭札非小道也余既嘉少泉克守楹書不墜端緒而又喜吳越醫道之傳永永弗替使病者有所託命遂樂書其簡端

光緒六年庚辰孟春清苑傅慶貽序

四時病機十四卷溫毒病論一卷女科歌訣六卷吳門邵步青氏著予竊聞之三折肱而為良醫又曰士君子不為良相必為良醫甚矣醫之為學甚深而為功甚鉅也夫五運六氣不無偏至則有札瘥疾屬飲食男女不無過失則有寒熱饁瘧人身一小天地故醫理淵深與大易鴻範相表裏推而求之治天下國家之術胥在於是陰陽者君子小人之辨焉邵氏之學既世又生葉天士薛一瓢之後淵源有自辨證深細而不立異處方中正而不偏畸可以教授後來補救民疾則為功與相業等抑予思之元氣流行如水在地正氣之與客感有中外之別人生自強四體完固天君泰然無病之福固不多得一旦有病惟

有自量正氣之強弱抑太過而助不及客感自不能乘間隙而入若以感熱而握冰感寒而抱火不用志於內而用志於外吾忍已感之寒熱未去而凜冽與焦灼受其害有本病有受藥之病誰為名相吾願得三折肱之醫以導之論邵氏書附申此指有心世道者或不河漢斯言

光緒紀元立秋後五日雲龍舊衲紹誠識

醫理甚深非好學深思不能通其意戊寅春邵少泉少尉出其先人所著書相示余夙不知醫何敢妄加末議然觀諸序知其淵源有自於此道固已三折肱矣略識數言以誌景仰潞河胡玉坦識

昔范希文未達時詣相士曰吾可為宰相否未對復問曰然則可為名醫乎相士曰嘻君之志何前倨而後卑也公曰不然惟宰相可以拯天下亦惟名醫可以利天下吾故願為之也袁了凡未弱冠家貧棄舉業以習醫每語人曰習一藝以成名而可以利天下者惟醫為然二君子後皆功昭史冊卓古超今而當其未達乃皆欲以醫術利天下則是醫之為功也洵不在治國平天下之後邵君步青薛徵君一瓢之高足乾嘉間以醫名於吳著有四時病機十四卷溫毒病論一卷女科歌訣六卷戊寅予觀察皖城其元孫少泉少尉出其書而問序於予予夙非知醫者雖未敢貿然置喙以遺笑於方家而邵君之志則

可知也夫醫之為用也大而能普而其為理也微而難通以東垣之精深猶不免偏於溫補河間之博奧且失之過於寒涼當時議者已皆有遺害之譏迨後人祖其說而不得其意害遂滋甚無惑乎令之日操殺人術而不自知其非也邵君獨取溫濕暑瘧溫毒胎產等症闡陰陽之理明寒燠之分薈萃諸家以折衷於素靈金匱而力矯其偏故其取材也博而駁其立論也正而當其用意也神而明後之學者得其意而變化之豈復模棱之患吾故曰邵君之志可知也其志云何殆猶希文之間相了凡之擇藝異代而同心也後世其有興乎今少泉以諸生官於皖亦本家學精於醫吾知其他日民社躬膺必將移所以利疾病者利斯民也少泉勉乎哉

光緒戊寅孟夏長白覺羅成允序

內陽外陰為泰內陰外陽為否扶陽燮陰中正當位而不偏此易義也治天下然即治病亦然邵君獨取溫濕暑瘧析為四時病機十四卷又專取溫疫證治為溫毒病論一卷別取經帶胎產詳言之為女科歌訣六卷是何故哉蓋濁陰之氣中人深發病驟小人害君子漸漬浸潤一發而禍烈其機如此故一切內外雜病雖多不言獨言此數者而預防之而救治之也陰陽和而後萬物資生婦女純陰嫌於無陽施治為尤難故別為專科焉邵君深於醫蓋深於易矣愚醫多不通素靈金匱傷寒之書黠者假經語以為緣飾莫能發

其精微抑且清亂之劉河間俑立暑火之論專用寒涼本為北方地氣而設流傳失其本意為害已甚李東垣稍知醫謂脾胃火務溫養而朱丹溪乃立陰虛火動之說輒訾陽藥於是寒涼之弊又復盛行不操刀而殺人張景岳注本草獨詳參附之用所著類經其方陣之目雖鄙其用意可嘉也然景岳偏於溫補益方入而閉門火方灼而厝薪誤人十常八九與河間丹溪厥過維均此則偏之為害而中正當位之難也凡治病必先固元氣元氣者陽氣易所謂元者善之長也陽主通汗吐下所以通易所謂亨也亢則害承乃制火剉白虎所以和易所謂利也用陰輔陽非以陰伐陽而貞元相續矣然則扶陽自有法在非一於溫補而已燮陰亦自有法在非一於寒涼而已邵君之書專為溫濕暑瘧及女科立論其源蓋本諸素靈金匱而參以後世醫士之言既明且備余非知醫者姑著平昔之所聞如此而心折於君之能通醫於易也君諱登瀛字步青元和縣人此三書凡十九卷曾孫文學君炳揚杏泉所述元孫少尉景堯少泉所校君醫學傳家已五世矣少泉能文章為名諸生而官於皖既淵源家學又將推之治術斲至當位而不偏不獨蘇枯起瘠已也少泉勉之哉

同治甲戌九月庚子朔京江劉傳祺序

吾蘇邵氏代有名醫即現來候補之邵少泉少尉亦名噪一時惜其舍醫而為折腰吏也

讀其先人所著醫書三種部居別白慘淡經營是為必傳之書敬注數語以志佩忱甲戌

二月同里陸迺普謹識

記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鄭注曰慎物齊也正義曰擇其父子相承至三世也又說黃帝  
鍼灸神農本草素女脉訣或夫子脉訣不習此三世之書不得服食其藥於義為糾正義  
不取是也攷諸史傳北齊徐之才五世祖仲融隱於秦望山遇道士遺以扁鵲鏡經曰習  
之子孫當以道術救世遂為良醫至之才父雄代傳其術而之才尤著所誤藥對見大觀  
本草中宋有徐文伯自祖秋夫以下世精於醫亦之才之族隋許智藏祖道幼號名醫誠  
其諸子世相傳受皆可與記言相證明吾友元和邵君杏泉與余同受知於萬載平侍郎  
師補學官弟子君工文章旁涉經解古學試日兼兩卷師奇賞之而尤深於醫名噪一時  
庚申之難避地通州上海皆數百里外所至門輒如市郡中習岐黃家言者以百數莫之  
或先也蓋君曾祖步青先生為薛一瓢徵君高弟從祖魯瞻先生從父春泉先生繼之至  
君凡四世歷百有餘年咸以醫名授受淵源有自來矣步青先生著有四時病醫溫毒病  
書為多以及門錄副者衆經難獨存君喜先澤未墮重加考訂補其殘闕將付梓以廣其  
傳問序於余余不知醫而嘉君之能世其學令子小杏少泉駿駿繼美將益以光步青先

生之緒於經史之言有合也遂書之簡端如右

同治五年春正月馮桂芬序

竊謂不諳天理不可與言醫不解人情不可與言醫醫若是乎曰未也明乎醫可以治軍旅明乎醫可以治國家令天下競言醫矣而實無一醫醫也者必先以學問化其氣質而後無偏僻駁雜之患必先以閱歷擴其識見而後無草率遷就之虞迨至心有所得意有所會千變萬化一以貫之了然于方寸間者而又不能以告人告人而人亦不解不得已而著論以示其機集方以伸其法是皆一片菩薩心而其實神而明之仍存乎其人泥于斯不可也離于斯亦不可也熟讀而詳繹之然後知作者審察天理參透人情而成此書也孟子云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巧固在規矩中不在規矩外此步青先生醫論集方之所由成也少泉少尉為先生元孫幼而折肱于詩書易禮之場壯而蒿目于世態炎涼之變學問既純閱歷亦久本之家傳證諸時事原不以醫著而耳濡目染醫自超乎庸俗乃羣然以醫推之是固知少泉之淺而未知少泉之深也少泉因公至霍邱適予宰是邑遷其閭小試文盤桓半月餘吾不以醫許少泉而人皆以醫親之敬之交納之延請之述其疾而求治之雖無不應手而瘥予謂少泉其將為醫掩乎夫吾人通情達理者目能通權達變無施不可者自無往不宜以少泉之才之識昔不能運籌帷幄馳驅戎馬以汗吐

下之法散賊之黨發賊之伏攻賊之毒令不能翫翔仕宦痛瘡黔黎以望聞問之術訪其疾而解之得其善而表之因其因而補之而乃屈于下僚竟以醫見也豈不惜哉己卯春予由霍邱補缺南陵道出安慶晤少泉出其先德步青先生醫書示予並問敘于予予何敢言敘但就所見所知者直書以證少泉他日醫國之效且為之解曰深于易者不談易神于醫者不言醫

光緒五年孟秋上浣文龍謹識

醫學自靈素難經而下首推長沙嗣後河間諸子名賢輩出著書立說各成一家非有異同也有授受之真源在也我曾祖步青公出薛一瓢徵君之門著有四時病機溫毒病論女科歌訣三書傳我叔祖魯瞻公再傳我叔春泉公逮予已四世矣予行醫三十年所為觸類旁通者于是編往往得之從遊二三子讀是書亦各家置一編以為程式久擬銕板公世不意家鄉遭變藏書悉遭兵燹而是編散帙幾幾湮沒失傳矣辛酉春旅次滬城得及門中收拾遺書剩有一卷竊幸家學淵源數傳不替緣命兒輩重加考訂補其殘缺雖斷金碎玉瑣載無多而學者由此尋繹精微未始非醫學中問途一助也

同治甲子仲春曾孫炳揚謹識

溫熱論卷之一

吳門邵登瀛步青輯

曹孫炳楊杏泉述

元孫景康謹校

內經刺熱云太陽之脉色榮顧骨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厥陰脉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其熱病內連腎

嘉言云凡人有病其色必微於面而熱病尤彰今久邪內伏其春發溫必始太陽經脉紅赤熱色先見兩顧如以采飾熱之先微也榮飾之色止顧骨一處不交他處病之淺者也古經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少需聽其自解此真誤也大凡溫熱自內出經氣先傷雖汗多未解故云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至於與厥陰脉爭見者死太陽榮顧骨少陽榮煩前厥陰榮煩後少陰榮雨頤謂太陽厥陰陰陽同時並交榮飾此纔名為爭見若只面呈一部豈爭見乎爭見赤紫滯晦傳經勢重已為主死青黑冠賊十死不救矣蓋太陽水而生厥陰木則發榮滋長光華畢達固有善無惡也厥陰木而孕太陽水則子藏母腹勾萌盡斂亦默庇其根也今外邪入而真藏逼見於面夫是以死耳其熱病內連腎身內百司庶職惟腎獨為政府為厥陰母木勢垂危求救於腎水腎水足供尚可以母子兩全腎水源流並竭不母子俱寢乎可見神去則藏敗藏敗則爭見黧

黑豈脉色不由根心也哉

刺熱論云少陽之脉色榮煩前熱病也榮未交日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少陰脉爭見者死

嘉言云右頰前赤色未交他處待汗自己若兩頰黑色與少陽赤色爭見則死也少陰經敗甚必入腎腎藏發露泉之竭矣無陰以守之矣少陽相火少陰真火上下交焚項刻俱為灰燼誠刲炙也傳經勢重間有回天之手至於腎內枯槁無救煩頰紫黑已見惡痕縷縷不散此獨陽無陰如大火聚安得紫府丹臺授以太陰神水乎

評熱病論云帝問曰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為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為何岐伯對曰病名陰陽交交者死也帝曰願聞其說岐伯曰人所以汗出者皆生于穀穀生於精今邪氣交爭於骨月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氣也汗者精氣也今汗出而輒復熱者是邪勝也不能食者精無俾也病而留者其毒可立而傾也且夫熱論曰汗出而脈尚躁甚者死令脉不與汗相應此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失志失志者死令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也

嘉言云此段論溫獨創穀氣之旨穀氣為精精氣勝乃為汗身中之至寶者也穀氣為疾病之總途生死之分界誰能外之內經謂精者身之本也故藏於精者春不病溫其

病溫者咸不藏精之人也而有生有死者不藏精甚與不甚之分也至論陰陽交交者死岐伯一言而終不更再舉今且饒舌而細舉之上古榮未交症之輕者榮交陰重且死者中古冬傷於寒春必病溫症半輕者冬不藏精腎虛尺熱重且死者上古太陽與厥陰爭見少陽與少陰爭見中古太陽與少陰一臟一腑獨主其重太陽司陽經之溫少陰司陰經之溫太陽交少陰少陰交太陽陰陽交而死矣溫症一日太陽而交少陰有十分交者有五分交者有一二分交者所以溫病太陽少陰本經與病相持即十日半月總為一日之期不傳二日三日之促而驟死者蓋以穀氣平時覺不相同營衛平時覺不相等病之精液不枯穀氣不盡熱勢少衰肌膚漸漬微汗雨交忽為雨解病醫相成者多有之矣然醫之手眼審幾決擇一日以前生機可圖一日以後穀氣精血立盡盡則死矣故岐伯曰病而留者其壽可立而傾也

又云中古論溫專論穀氣腎中精勝乃汗則生腎中虛甚更熱則死

二陽搏病溫者死不治雖未入陰不過十日死二陽者手足陽明也

嘉言云二陽搏乃陽經榮未交之輕症也而舉為死不治必有其說蓋雖未入陰病溫至極必死不治稍延不過十日死較三日死陰之屬少饒其期耳二陽者手大腸足胃手經足經並主陽明金土剛燥亢燥陰絕胃穀腸精水穀將絕乃至腸胃如焚矣雖延

多日究竟不得不死矣

溫病發于三陰脉微足冷者難治

溫病大熱脈反細小手足逆冷者死

溫病初起大熱目昏譖語脉小足冷五六日脉反躁急嘔吐昏沉失血經搐舌本焦黑脈促結代沉小者皆死溫病汗後身熱脉反盛者死

溫病誤發汗狂言不能食脉躁盛者皆不治

以上皆春溫死症

熱病七八日脉微小溲血口中乾一日半而死脉代者一日死

熱病七八日脉不躁或躁不散數後三日中有汗三日不汗四日死

熱病已得汗脉尚躁喘且復熱喘甚者死

熱病不知痛處耳聾不能自收持口乾陽熱甚陰頗有汗者熱在髓死不治

沈目南註髓者主陰之精骨之充也邪入最深乃為髓熱腎氣敗竭故至死也

熱病汗不出大額發赤噦者死

沈註汗不出陰無力也額赤謂之戴陽而戴陽陰不足也噦者邪犯胃府胃虛甚也本原虧極難免死矣

熱病泄而腹滿甚者死

沈註邪傷太陰脾氣敗也故死

熱病目不明熱不已者死

沈註目不明者臟腑之精氣竭也熱不已者表裏之陰氣竭也故死

熱病汗不出嘔下血者死

沈註汗不出陽盛陰虧而閉也再嘔下血邪深血分陰傷尤甚故死

熱病舌本爛熱不已者死

沈註心肝脾胃之脉皆繫於舌本舌本爛加之熱不已者三陰陰絕也故死

熱病咳而衄汗出不至足者死

沈註咳而衄邪在肺經動陰血也汗不至足尤為真陰虧竭故死

熱病熱而瘡者死腰折癰齒噤斷也

沈註瘡風強病也凡脊背反張曰腰折肢體抽搐曰癰瘍牙關不開曰噤切齒曰斷皆瘡病也此以熱極生風大傷陰血而然既熱且瘡乃為死症

以上皆夏熱死症

熱病脈盛躁而不得汗者此陽脉之極也死脉盛躁得汗靜者生熱病已得汗而脉尚躁

盛此陰脉之極也死其得汗而脈靜者生

景岳云陽極陰極義若有二然脈之躁盛者皆陽勝之候也汗者液之所化其發在陽其原在陰若脈躁甚而汗不得出以陰竭於中由陰虛也既得汗而脈尤躁盛以陽無所歸亦陰虛也故脈之盛與不盛當責之陽汗之出與不出當責之陰觀內經本神篇曰陰虛則無氣無氣則死矣其所重者正此陰字陰為生氣之本無根則氣脫故必死也

闡發仲景春溫卷之二

師曰伏氣之病以意候之今月之內欲有伏氣假令舊有伏氣當須脈之若脈微弱當喉中痛似傷非喉痺也病人云實咽痛雖爾令復欲下利

周禹載云於伏氣之時見伏氣之病而脈得微弱則是少陰脉也其人腎氣虛者不及於陽而即發於陰以少陰脉本循喉故將發必咽痛至發後則痛極似傷矣豈可認為痺而誤治耶然咽痛勢已發于上殊不知腎司開闔陰熱上升豈遂盡泄故必疾趨後陰而下利可預知也

成無己云伏邪久已變熱承雷動陽升猶如蟄龍奮氣上衝之勢已露脫兆矣病人果云實喉中痛辨脈驗症伏氣已真可以斷之云雖爾喉痛為伏氣上衝且必下決欲作